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李炎

資治通鑑卷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六起閼逢困敦盡重光協洽凡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

前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事見上卷上年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爲于偽翻十二月免丞相勃遣

就國乙亥以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漢承秦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令周勃自丞相罷就國灌嬰自太尉為丞相因罷太尉官盖三公不必備之意且兵柄難以輕屬也）夏四月城陽景王章薨（謚法由義而濟曰景景耆意大慮曰景布義行剛曰景）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娠音身）及貫高事發（見十二卷高祖九年）美人亦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食其音異基）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恚於避翻）吏奉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後封長為淮南王（見十二卷高祖

十一年

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得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為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親時高祖諸子惟帝及長在故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驕蹇謂不順也數所角翻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朝直遥翻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扛音江舉也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從才用翻剄古頂翻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為于偽翻治直之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

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為淮南王謀反廢張本

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右賢王匈奴貴王也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王所居余謂其地在北河之南蒙恬所收衞青所奪皆是地也

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掠人民上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臣民以為僥倖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宮在雲陽本秦林光宮括地志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雲元和郡國志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有車箱阪縈紆曲折財通單軌上阪即平原宏敞甘泉宮之地亦曰車盤

嶺沈敏求長安志雲
陽磨石嶺山有甘泉
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此中尉所掌材
官士也觀此益足以明二年罷
衛將軍軍衛將軍之官本不罷也
右賢王走出塞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
班志晉陽中都二縣皆屬太原郡高帝十一年
立帝為代王都晉陽如淳註曰文紀言都中都
又帝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括地志中都
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南十三里宋白曰漢文帝為代
王都中都故介休縣東南中都城也史記諸侯年
表高帝十年封子恒為代王都中都復方目翻
留游太原十餘日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臣

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王于況翻下以義推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事見上卷呂后八年故絀其功絀敕律翻貶下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行兵行擊匈奴之兵也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應劭曰棘蒲即常山平棘縣師古非之余據靳歙傳則棘蒲趙地也在安陽以東宋白曰棘蒲春秋時晉邑漢初為棘蒲後改為平棘蓋亦本應說也班志祁縣屬太原郡晉大夫

貫辛邑括地志并州祁縣城是也柴武繒賀皆高帝功臣姓譜柴姓高柴之後繒亦姓也以國爲氏國語云申繒方强韋昭注繒出於姒姓 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之貢父曰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令此文當云與王興居居去来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余謂貢父説是濟子禮翻降户 八月濟北王興居兵敗自殺江翻 初南陽張釋之爲騎郎秦置南陽郡漢因之郎屬郎中令掌守門户出充車騎郎中有車騎户三將主車曰車郎主騎曰騎郎主户衛曰户郎皆以中郎將主之騎奇寄翻 十年不得調調徒釣翻選也 欲免歸袁盎

知其賢而薦之爲謁者僕射班表謁者掌賓讚受事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應劭曰謁請也白也僕主也漢官儀曰僕射秦官也僕主也古者主武事每官必有主射者以督課之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虎圈養虎之所在上林圈求遠翻班表有令有八丞十二尉武帝以後屬水衡都尉禽獸簿謂簿録禽獸之大數也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蓋帝問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右視也師古曰視其屬官盡不能對非也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羆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口對響應無窮者虎圈嗇夫掌虎圈之吏也悉詳盡也響應者如響應聲言其捷也帝曰

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言其才無足恃賴也援神契曰蝟多賴故不使超揚賴才也孟子富歲子弟多賴朱子曰賴藉也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長知兩翻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上復曰長者復扶又翻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晉灼曰喋音牒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揚子曰刀不利筆不銛說文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釋名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爭以亟

疾苛察相高（亟居力翻急也）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師古曰陵丘陵也陵遲言如丘陵之逶遲稍卑下也又曰陵夷夷平也言其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今陛下以嗇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錯七故翻後以義推）帝曰善乃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乘繩證翻）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

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班表公車令屬衛尉漢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者罰金四兩程大昌曰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云諸門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呵出入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中大夫掌論議屬郎中令其位在太中大夫之下諫大夫之上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曰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至後漢志有光祿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為光祿大夫諫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

上卿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斮絮以漆著其間也紵竹呂翻康曰紵緀屬細者為絟麤者為紵陸璣草木疏曰紵以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緀口穎翻斮側畧翻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錮音固冶銅鑄塞以為固也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也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冀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者故

無憂戚也帝稱善是歲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中渭橋在渭橋中路臣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城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長安故城之北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乘繩證翻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屬之欲翻下同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崔浩曰奏當謂處其罪也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如淳曰蹕止行人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

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下遐嫁翻）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錯七故翻）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得言捕得也坐徂卧翻）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謂依律而斷也屬之欲翻）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共讀曰恭）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

然以逆順為差如淳曰罪等俱應死也盜玉環不若長陵土之逆仲馮曰此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長陵高祖陵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之也師古曰抔謂以手掬之也抔步侯翻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四年冬十二月頳陰懿侯灌嬰薨　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陽武張蒼為丞相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蒼好書博聞尤邃律歷好呼到翻上召河東守季布河東本韓魏之地秦置郡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應劭曰使酒酗酒也師古曰言因酒讋洽

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而為大臣近其靳翺至留邸一月見罷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貢父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名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名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譽音余去羌呂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少詩照翻專

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長沙王吳差也漢制諸侯王國有太傅輔王疏與疎同絳侯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漢承秦制郡有守有尉守掌治其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行縣循行屬縣也行下孟翻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被皮義翻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上時掌翻下遐嫁翻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牘木簡也以書獄辭李奇曰牘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也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秦宓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

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也薄太后亦以為勃無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曰應劭曰冒絮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遭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之也提徒計翻索隱音抵擲也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綰烏版翻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作顧成廟服虔曰顧成廟在長安城南還

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也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周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遊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 初秦用半兩錢 秦半兩錢重如其文 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莢錢 更工衡翻下同如淳曰如榆莢也莢音頰杜佑曰莢錢如榆莢重一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即應劭所謂五分錢 於是物價騰踴米至石萬錢夏四月更造四銖錢 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

公得雇租鑄銅錫為錢師古曰雇租謂雇傭之直或租其本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殽謂亂雜也不得贏謂無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無利也殽音爻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殽雜鉛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姦而不可止也余謂微細也言姦民殽雜鉛鐵其所費甚微而得利甚厚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千高翻各隱屏而鑄作屏必郢翻蔽也言各自隱蔽而鑄錢也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蘇林曰報論余據張湯傳有訊鞫論報嚴延年傳有報囚師古

註皆以為論奏獲報原父註則謂報者為斷決囚若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凖斷是也乃者民人

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犇走者甚衆榜音

彭夫縣法以誘民縣讀曰懸師古曰懸謂開立之使入陷阱孰多於此

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阱才性翻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

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文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

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也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或用重錢

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

錢秦錢與莢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則雖一當一猶復不受

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稱尺孕翻法錢不立師古曰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勝音升鄉讀曰嚮蕃扶元翻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言民棄其農而冶銅炊炭故五穀不為多為于偽翻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怵先律翻又音黜誘也言動心於為姦邪也愿謹也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

曰令謂法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數所角翻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故不如收之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亡用器也亡與無通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操千高翻長知兩翻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班志嚴道屬蜀郡括地志雅州滎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也唐滎經即漢嚴道也吳王濞有豫章銅山豫章秦鄣郡地高帝分置豫章郡

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史言吳以彊富致叛於是吳鄧錢布天下　初帝分代為二國事見上卷二年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是歲徙代王武為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故代國之地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華讀如花淮南厲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王國自相至内史中尉皆吏二千石漢為置之餘得自置今長驕橫逐漢所置吏而請自置之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

辜及爵人至關内侯關内侯爵第十九爵自上出非侯王所擅數上書不遜順數所角翻帝重自切責之師古曰重難也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爲儆戒周公誅管叔蔡叔代頃王高祖兄仲也謚法甄心動懼曰頃敏以敬慎曰頃廢爲侯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興居事見上三年風讀曰諷頃音傾王不說說讀曰悅令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開姓也姓譜衛公子開方之後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輂車古人輓行以載兵器也谷口在長安北處多險阻班志谷口縣屬左馮翊括地志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乘繩證翻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有司治

之使疏吏翻下以義推使使名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郵邛郵置名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余據班志嚴道有邛來山邛水所出蓋於其地置郵驛也杜佑曰邛州臨邛縣南有邛來山在雅州百丈縣嚴道今雅州宋白曰秦滅楚徙嚴王之族以實此地故曰嚴道勿王于況翻處昌呂翻邛渠容翻郵音尤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傳直戀翻下同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為于偽翻相息亮翻以故致此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

卒讀曰猝又音子恤翻終也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淮南王果憤恚不食死縣傳至雍班志雍縣屬扶風雍於用翻雍令發封以死聞輜車有封前此所經縣傳莫敢發至雍令乃發之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卒子恤翻今為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

歡遺于季翻下同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歡歡親稱尺證翻下同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索隱曰難支匈奴將名也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强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氏音支降戶江翻樓蘭烏孫呼揭樓蘭國在西域之東垂後曰鄯善自武帝開河西之後地最近漢當白龍堆之道烏孫國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者是其種也史記正義呼揭國在瓜州西北余據班史匈奴北服丁零呼揭之國宣帝時匈奴乖亂其西方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西域傳呼揭不在三十六國之數而

烏孫國東與匈奴接則呼揭盖在烏孫之東匈奴西北也師古曰揭丘例翻索隱其列翻正義音桀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穹然也并爲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近其靳翻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倍蒲妹翻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

信故如單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復扶又翻閼氏音煙支）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中行姓說名中行本出荀氏晉荀林父將中行因以為氏行户江翻說讀曰悦）說不欲行漢強使之（強其兩翻）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言為漢患者必我也史倒其文因當時語）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繒帛也絮綿也好呼到翻下同）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

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匈奴之衆將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去丘呂翻棄也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竹用翻又都奉翻乳汁也酪盧各翻以乳為之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遺于季翻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訾將此翻毀也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易以豉翻君臣簡可

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種章勇翻）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匈奴之人逐水草居廬帳非如中國有室屋故謂中國人為土室之人師古曰嗟者歎愍之言）顧無多辭喋喋佔佔（師古曰顧思念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佔冒占翻）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竹仲翻）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師古曰苦猶麤也蹂踐也而汝也韋昭曰苦音靡盬之盬蹂人九翻）

梁太傅賈誼誼自長沙徵為梁懷王太傅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背蒲妹翻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治直吏翻下同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千故翻置也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孰古熟字通用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為治勞志慮苦身體乏鐘鼓之

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
樂音洛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為明帝沒為明
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
祖與漢亡極亡古無字通立經陳紀為萬世法雖有愚幼不
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
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鄭氏曰今
建立國泰大其埶固必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彊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埶也師古曰鄭說是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數所角翻甚非所以安上

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親弟謂淮南厲王長謀反親兄之子謂齊悼惠王子濟北王興居欲西擊滎陽鄉讀曰嚮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濞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行下孟翻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師古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十此謂十倍於此余謂誼之大意蓋謂淮南濟北當文帝之時尚敢以一國為變使諸侯相合襲是跡而動則其權力十倍於此為患莫大焉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也冠古玩翻血

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孟康曰彗音衛日中盛者必暴彗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彗謂暴曬之也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易以豉翻不肯蚤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剄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剄割頸也墮許規翻剄工頂翻豈有異秦之季世虖虖古乎字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徵證

驗也其勢盡又復然殃駈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處昌呂翻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漢初功臣封王者獨長沙王吳芮傳國至文帝時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菹臻魚翻虀也醢呼改翻

內醬也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少詩沼翻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分扶問翻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須待也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亡古無字通下同誠以定治而已如

此則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植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事先帝裘衣也植音值朝直遥翻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其聖明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如淳曰腫足曰瘇師古曰瘇上勇翻一脛之大幾如要脛户定翻脚脛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幾居依翻下同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慉身慮無聊師古曰慉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慉丑六翻失令不治必為錮疾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為治也已語終辭病非

徒瘇也又苦䟴盭師古曰䟴古蹠字之石翻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令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令之王者兄子之子也楚元王交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齊悼惠王肥高帝之庶長子其子於文帝為親兄子從才用翻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師古曰廣立藩屏則天下安故曰以安天下偪古逼字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䟴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縣古懸字通下同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

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勝可為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皁綈綈徒奚翻厚繒也衣於既翻下能衣同而富民牆屋被文繡被皮義翻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師古

曰緣熒絹翻孽庶賤者此臣所謂幷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分扶問翻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耰摩田器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以為恩德也耰音憂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張晏曰誶語讓也誶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哺飤也言婦抱其

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步鼎翻婦姑不相説説讀曰悦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稽工奚翻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惟有慈愛其子而貪耆財利不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居豈翻仲馮曰誼謂秦人不知孝義但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無幾也耆古嗜字通用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惟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所行之善惡貢父曰慮大率也不讀曰否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

知怪［師古曰恬安也徒無翻］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鄉讀曰嚮］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也篋音古頰翻］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爲于僞翻］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賢曰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曰紼纚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

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遠于萬翻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師古曰乃始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齊讀曰齋見戶電翻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仲馮曰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少少詩照翻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去羌呂翻行下孟翻於是皆

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處昌呂翻）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工宦翻下積貫同）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愧恥之事長知兩翻）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

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劓魚器翻割鼻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射食亦翻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與刈同師古曰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道讀曰導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縣於太子縣讀曰懸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

諭教則化易成也〔易以豉翻〕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譯傳言也夷狄與中國言語不同故欲通夷狄之言者譯之周禮象胥是也長知兩翻〕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

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而灋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灋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易以鼓翻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遠于願翻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無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

曰取所擇用也舍所棄置也舍讀曰捨下同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治直之翻此亡他故矣亡古無字通下同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

瀀令刑罰䀜幾及身幾居依翻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令或言禮誼之不如瀀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遠于願翻下同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陵乘也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

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近其靳翻）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杜佑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簋不飾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脩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之名矣不忍斥然正以呼之其在五刑之域者云云如後誼所云）以其離主上不遠也（離力智翻）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齒謂審其齒歲也蹵蹋

也芻馬所食草記曲禮以足蹵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蹵千六翻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灋髡苦昆翻刖音月斷足也笞丑之翻傌音罵毛晃曰戮辱也然則堂不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師古曰迫天子也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灋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闕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仲馮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

罪）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苴子余翻）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師古曰禮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也）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師古曰緤謂以長繩係之也緤先列翻）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徒官謂刑徒輸作于官者）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蘇林

曰知有一旦之刑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埤雅曰龜有靈德伏匿而噎善潛而不志於養故古者簠簋皆為龜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墨坐廢者曰簠簋不飭賈公彥曰簠內圓外方簋內方外圓皆受斗二升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人兗翻勝音升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

譴何則白冠氂纓鄭氏曰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辠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潔清之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清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别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劒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造七到翻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盩而加也師古曰中辠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弛式爾翻盩古戾字音盧計翻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師古曰捽持頭髮也抑按也捽才兀翻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服虔

曰子者男子美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師古曰憙讀曰喜許吏翻喜好也好為志氣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師古曰嬰加也矜尚也行下孟翻下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言臣下矜尚節行故可託以權柄不須復加制御應劭曰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喪失也言如此則於主上無所失喪息浪翻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此謂以禮義廉恥遇其臣彼謂戮辱貴臣言不為此而反久行彼也故曰可

為長太息者此也誼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卒子恤翻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漢人相傳以大臣不對理陳冤為故事多有聞命而引決者然詣獄受刑者亦多有之史特大槩言之耳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罘罳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罘罳獨災也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

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注曰罘罳屏也又云罘者復也罳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孔穎達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釋宫文漢時謂屏為浮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墻故稱屏曰浮思蘇鶚演義曰罘者浮也罳者思也謂織絲之文輕疎虛浮之貌蓋宫殿門闕有此物也余謂蘇鶚之說有見於唐禁中之罘罳唐太和甘露之變宦者奉乘輿決罘罳北出者也此罘罳當以舊註為正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兄弟不相容乎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淮南厲王長子安封阜陵侯勃封安陽侯賜封陽周侯良封東城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悖蒲內翻）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當丁浪翻）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是淮南王無罪漢枉殺之也）此人少壯（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少詩沼翻）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為于僞翻）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

靡而已白公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得罪於平王出奔而死於鄭勝又奔吳子胥以吳師入郢勝盖預焉是雠其大父也及其還楚殺子西子期是雠其叔父也剡式冉翻利也靡武彼翻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斃康曰武皮切碎也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事見十二卷高祖十一年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以資權則當危漢子之衆積之財子讀曰與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剸諸吳人為闔閭刺殺王僚荆軻事見七卷始皇二十年兩柱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政正坐之處剸音專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

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留計少詩沼翻上弗聽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參參如掃彗長星有一直指或竟天或三丈二丈無常也大法彗孛星多為除舊布新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　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引分猶言引決也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臣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斷丁亂翻

下同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詩小序曰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

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資治通鑑卷十四

資治通鑑卷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七　起玄黓涒灘盡柔兆閹茂凡十五年

太宗孝文皇帝下

前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夏六月梁懷王揖薨揖受封事見十三卷二年無子賈誼復上疏曰復扶又翻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二傳世也諸侯

猶且人恣而不制言人人自恣而不可制也豪植而大強言其矜豪自植立太過於強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淮陽王武代王參帝之子而太子之弟也故云所恃唯此二國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廑與僅同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黶子也著則畧翻下北著同適足以餌大國言國小如魚餌適足為所吞食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為于僞翻

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班志屬梁國括地志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地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睢音雖梁起於新郪而北著之河班志新郪縣屬汝南郡應劭曰秦為郪丘漢興為新郪師古曰頴川縣郪千移翻淮陽包陳而南揵之江陳即謂古陳國之地也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揵接也師古曰揵巨偃翻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枕職任翻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

之時當令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少時照翻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彘令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仲馮曰頤指事兩高拱以成六國之彘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彘畜讀曰蓄孰視而不定孰古熟字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喜城陽王

章之子齊悼惠王肥之孫匈奴寇狄道狄道縣為隴西郡治所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時匈奴數為邊患數所角翻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太子家令屬詹事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潁川本韓國秦置郡漢因之鼂與朝同風俗通衛大夫史鼂之後姓譜王子朝之後錯倉故翻音錯雜之錯者非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將即亮翻下同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楯之地師古曰鋋鐵把短矛也孔穎達曰方

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鍦或謂之鋋或謂之鏦其柄謂之矜鍦音蛇晉陳安執丈八蛇矛盖蛇即方言之所謂鍦也鋋上延翻楯食尹翻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趨七喻翻難乃旦翻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師古曰金金鉦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指當作音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裼音錫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中竹仲翻師古曰鏃矢鋒也鏃子木翻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

曰省視也悉井翻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予讀曰與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師古曰易平勢也易以豉翻下同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之力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埶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弗與猶言不如也技渠綺翻下同

險道傾仄（仄古側字）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罷讀曰疲）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師古曰突騎言其驍鋭可用衝突敵人也橈攪也音火高翻其字從手一曰橈曲也弱也音女教翻其字從木）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闊遠也仲馮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鏃故可射疏及遠也然戟有鉤又不可射予謂文意各有所屬勁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

同的如淳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矢之善者春秋傳作蔽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發騶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的謂所射之準臬也騶側鳩翻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笥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笥音息嗣翻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薄伯各翻師古曰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

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俛亦俯字予謂俛音免亦通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徒結翻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

技衡加之以衆衡與横同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荅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粤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耐乃代翻服䖍曰僨仆也如淳曰僨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

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應劭曰秦以謫發戍先自吏有過至于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者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師古從應說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憤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亡古無字通）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事見七卷二世元年）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著直畧翻）其埶易以擾亂邊境（易以豉翻）往來轉徙時

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師古曰南晦所以耕種處也離力智翻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數所角翻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師古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復扶又翻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治直之翻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歲更見十三卷高后五年更工衡翻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因山川地形之便而為之城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筭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徒釣翻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謂有罪者免其罪無罪者拜爵以勸其徙復其家謂民之欲往者復除其家征役復方目翻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稟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予讀曰與下同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難乃旦翻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予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畧漢人

及畜產也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為于偽翻下同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言其功萬倍于東方之戍卒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行怨民言發怨恨之民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

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資也復扶又翻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稱尺證翻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樂音洛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相息亮翻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為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師古

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

張晏曰畜長六畜也貢父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予謂畜長當從張說畜許六翻長知兩翻室屋完

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樂音洛臣又聞

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長知兩翻十長

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

假候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工雅翻仲馮曰假服說是古者戍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予謂五百即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漢制五人為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四以象師從旅

從依古義也候即軍候也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内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長知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兩翻也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踵回旋其足也還音旋所從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亡古無字通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

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擬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初亮翻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折而設翻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之得勝逞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易以豉翻錯為人陗直刻深師古曰陗與峭同陗謂峻陿也韋笑翻韋昭曰岸高曰峭臣瓚曰陗峻陗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東郡大興卒塞之班志酸棗縣屬陳留郡師古曰金隄在東郡白馬界今滑州括地志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

余據河隄自汴口以東縁河積石為堰通河古口咸曰金隄又水經注濮陽縣故城在河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塞悉則翻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為合符也康曰傳以木為之長尺五書符于上為信傳張戀翻

鼂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食祥吏翻衣於既翻為于偽翻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孟康曰肉腐為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謂有飢相弃捐者或謂貧乞者為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弃捐而瘦病者耳不當

音瀆也貧乞之釋尤疏僻焉亡古無字通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師古曰茍禦風霜不求美麗也飢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旨美也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

農桑薄賦斂斂力贍翻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趨七喻翻走音奏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易以豉翻下同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無飢寒之患師古曰周謂周遍而遊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背蒲妹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長知兩翻下同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處强弱之中也

勝音升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事也服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治直之翻繇與傜同後以義推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復扶又翻被皮義翻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斂力贍翻有

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木直千錢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予謂如說是稱尺證翻于是有賣田宅鬻妻子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市列也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音古貯丁呂翻操其奇贏日游都市操千高翻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居宜翻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師古曰粱好粟也即今之粱米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莫白翻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伯因其

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乘堅車策肥馬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繒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先列翻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

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筭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復方目翻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為于偽翻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應劭曰仞六尺五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仞取人伸臂之一尋也湯池百步師古曰池城邊池也以沸湯為池不可輒近言嚴固之甚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師古曰擅專也出於口而無窮粟者

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髙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時令入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復扶又竊翻下同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

樂矣樂音洛上復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道讀曰導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曰闢開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衆庶飢餒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師古曰從事謂從農事也而吏未加務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數所角翻省悉井翻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

［稷曰明粢在器曰盛盛時征翻］皇后親桑以供祭服其具禮儀　初秦時祝官有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太倉令齊王國官也姓譜淳于出于姜姓州公之後］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師古曰緹他弟翻索隱音啼縈於營翻］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

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夫音扶復扶又翻下同師古曰屬聯也之欲翻）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繇古由字通用）妾願沒入為官婢（漢制永巷令典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五月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師古曰大雅泂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行下孟翻斷端管翻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

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具為令師古曰使更為條例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舂髡鬄也謂去其髮及其鬄髯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當黥髡者鉗為城旦舂鉗者以鐵束其頸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先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受賂而曲公法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

盜之即令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而又犯笞亦皆棄市罪人獄已決為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制曰可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惡烏路翻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自下告上曰訐師古曰面相斥罪也居謁翻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疏與疎同罪疑者予民師古曰從輕斷予讀曰與是以刑罰大省至

于斷獄四百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斷丁亂翻有刑錯之風焉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錯千故翻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應劭曰史記故戎邑也蕭關在朝那界唐屬原州之境後置蕭關縣為武州治所史記正義曰蕭關今古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卬姓段師古曰非也姓孫卬五郎

翻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班志彭陽縣屬安定郡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括地志彭陽縣故城在今涇州臨涇縣東二十里彭原寧州雍縣班志屬扶風騎奇寄翻下同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乘繩證翻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寗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昌侯盧卿功臣表作旅卿古字借用也姓譜姜姓之後封于盧以國為氏與寗侯隆慮侯皆高祖功臣昌侯國屬琅邪郡寗侯國在河內修武縣界隆慮侯國亦屬河內郡三人分屯三郡故各以郡為將軍號遬古速字上親勞軍勒兵申教

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勞力到翻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予謂固要力止也要讀曰邀康力笑翻非也于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成侯董赤高帝功臣董渫之子成侯國屬涿郡赤史記正義音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署郎舍也長知兩翻父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尚食監主膳食之官祛音區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當是秦將王離圍鉅鹿時

（數所角翻為予偽𥀠）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每食時念高祛所言其心未嘗不在鉅鹿）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搏拊也左傳曰搏膺而踊髀音陛）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師古曰何不於隙間之處而言）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卒子恤翻）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椎吐雷翻閫苦本翻門橛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索隱曰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一說不從中覆校其所用之數亦通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乘繩證翻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弓弩引滿為彀謂騎兵能射者服虔曰良士直百金晉灼曰百金喻貴重也彀古候翻騎奇寄翻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林即襜襤澹丁甘翻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

是之時趙幾霸（幾居依翻）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事見六卷始皇十八年卒子恤翻）令顔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守式又翻）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按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曰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别給也予謂當從漢書以私養錢屬下句）五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近其靳翻）虜曽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家之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

軍士伍伍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五之符要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令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上時掌翻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一陵翻謂數不同也予謂相應之應當從去聲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蘇林曰一歲刑為罰作下之遐嫁翻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說讀曰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

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詳考班表漢無車騎都尉官時使唐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土為場珪幣所以薦神且曰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師古曰釐本作禧假借用耳音禧祝職救翻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為于偽翻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與讀曰預師古曰重直用翻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是歲河間文王辟彊薨初丞相張蒼以為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罷之公孫臣上書曰始秦

得水德推終始傳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尚黃張蒼以為漢乃水德河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罷之見賢遍翻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班志成紀縣屬天水郡帝名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謂創造之張蒼由此自絀　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見五帝秦立白帝赤帝黃帝青帝時于雍漢高帝又立黑帝時故雍有五帝時雍于用翻見賢遍翻赦天下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守式又翻上親策之太子家令鼂錯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錯又上

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更工衡翻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是歲齊文王則河間哀王福皆薨無子國除齊王則哀王襄之子悼惠王肥之孫河間王福辟彊之子趙幽王子遂之孫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于是作渭陽五帝廟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于據水北為陽長安在渭南渭城在渭北五帝廟或在渭城界韋說未可非也括地志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五帝廟于是貴新

垣平至上大夫周官有上大夫漢官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爵十九級有大夫五大夫而上大夫不見於表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采取也七賜翻即令禮記王制篇是也謀議巡狩封禪事又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如淳曰長門亭名在長安城東南括地志長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徙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又分齊為六國丙寅立齊悼惠王子在者六人楊虛侯將閭為齊王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武城侯賢為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為膠東王平昌侯卬為膠西王扐侯辟光為濟南王淮南厲王子在者

三人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十一年徙城陽王喜王淮南今復其舊將復以淮南地分王厲王三子安勃賜也楊虛據水經河水過楊虛縣註引地理志曰楊虛平原之隷縣也城在高唐之西南而班志無此縣不知酈道元所謂志者何志也史記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濟北王都盧武成史記作武城索隱曰武城縣屬平原正義曰具州縣菑川王都劇班志金城郡有白石縣正義曰白石故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膠東王都即墨班志平昌侯國屬平原郡膠西王都高苑朸侯國屬平原郡濟南王都東平陵阜陵縣屬九江郡淮南王都壽春安陽屬汝南郡衡山王都六陽周縣屬上郡廬江王都江南濟子禮翻朸音力

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

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復扶又翻令天下大酺漢律三人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會聚飲食師古曰酺布也言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酺者為人烖害之神也有馬酺有蝝螟之酺與人鬼之酺亦為壇位如雩禜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馬正義曰古者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酬鄭注所謂祭酺合醵也酺音蒲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令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班志汾陰縣屬河東

郡師古曰直謂正當汾陰也宋白曰蒲州寶鼎縣古綸氏地夏少康所邑也汾水南流過縣漢置汾陰縣令縣北九十里汾陰故城是也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見賢遍翻

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下遐嫁翻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正朔也服服色也正之成翻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孝惠皇后張敖之女諸呂之誅徙居北宫張晏曰后黨于呂氏故不曰崩詔曰間者數

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與與歟同下同）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師古曰度謂量計之度徒各翻）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量音良）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蕃多也扶元翻）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來高翻靡音糜）六畜之

食馬者衆與六畜馬牛羊犬豕雞畜許救翻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師古曰中竹仲翻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上行幸雍棫陽宮黃圖曰棫陽宮秦昭王所起括地志在岐州扶風縣東北棫音域六月代孝王參薨參前二年封于太原三年徙代匈奴連歲入邊殺畧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遼東戰國時燕之東北境秦置郡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遺于季翻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匈奴官自左右賢王至左右大當戶凡二十四長復與匈奴和親

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相息亮翻行下孟翻）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謂高帝大臣彫逝之餘其見存之臣無可相者見賢遍翻）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莊子有申徒狄夏之賢人也一曰申徒楚官號姓譜申侯之後支子居安定屠原因為申屠氏）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梁國本秦碭郡漢為梁國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者能脚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令之弩以手張者為擘張以足蹋者為蹶張蹶音厥）封關內侯庚午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班志故安縣屬涿郡括地志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

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師古曰肅敬也）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告戒之）罷朝坐府中（風俗通府聚也公卿牧守道德之所聚也又舍也）嘉為檄名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名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

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令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令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度徒洛翻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為于偽翻幾居希翻

三年春二月上行幸代　是歲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月末為晦天文書晦則日月相沓月在日後則光體伏矣　五月赦天下　上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上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畧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少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烟曰燧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索隱曰據風俗通令姓楚令尹子文之後虞世南曰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耳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句音鉤將軍張武屯北地

秦滅義渠置北地郡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項羽以河內郡為殷國高帝滅殷復置河內郡服虔曰細柳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令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舊唐書肅宗母元獻楊后葬細柳原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宗正秦官掌親屬漢因之徐厲高祖功臣呂后四年封祝茲侯史記表作松滋班志松滋縣屬廬江郡孟康曰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棘門在橫門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

迎（勞力到翻將即亮翻下其將同騎奇寄翻）已而之細柳軍（之往也）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被皮義翻彀古候翻）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師古曰先驅導駕若今之武候隊矣）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亡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見賢遍翻）天子為動改容

式車（為于僞翻）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遠于願翻）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為以亞夫屬太子張本）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螽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簸蝩說文曰一曰螇一曰蝗蝗户光翻蝩音鍾）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與衆庶同其利）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康曰凡倉無屋曰庾）民

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壽四十六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惡烏路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令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力禁翻下出臨服臨當臨夕臨哭臨音同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音離遭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

廟以眇眇之身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方內四方之內也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懼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羞謂忝辱也行下孟翻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帝自謙以謂得終其天年以從先帝幸矣奚哀念之有乎供居用翻養羊亮翻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取讀曰娶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跣先典翻足親地也絰帶毋過三寸毋布車及兵

器應劭曰毋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喪禮大功之服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再朞而大祥踰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鄭注云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者紛帨之屬如平常也孔氏正義曰禫而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無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服虔曰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師古曰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于周禮也何為以日易

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貢父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功小功所以漸即吉耳貢公彥曰布之精麤斬衰三升齊衰有三等或四升或五升或六升小功大功如前說緦麻十五升抽去半朝服十五升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耳師古曰霸陵在長安東南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

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乙巳葬霸陵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皁也師古曰弋黑色衣於既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古者墓而不墳墳者聚土使之高大也皇甫謐曰漢長陵高十三丈陽陵

高十四丈安陵三十餘丈則不度甚矣治直之翻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鮮息淺翻

丁未太子即皇帝位鄭樵曰漢大斂畢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冊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羣臣百僚罷入成喪服如禮

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

九月有

星孛于西方孛蒲內翻是歳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高帝封吳芮為長沙王傳成王臣共王回共王右至著而絶著漢書作差初高祖賢文王芮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仲馮曰燕用鄧二說乃著令之意也貢父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也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絶

孝景皇帝上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文帝長子也應劭曰禮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元年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應劭曰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賈父曰顏說非也始受命稱太祖耳有功亦稱祖商祖甲是也制曰可　夏四月乙卯赦天下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開封侯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　五月復收民田半租文帝十二年賜民田租之半次年盡除田之租税今復收半租三十而税一　初文帝除肉刑事見文帝十三年外有輕刑

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孟康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以太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張歐為廷尉孟康曰歐音驅索隱曰於后翻楚元王子平陸侯禮為宗正平陸戰國時齊邑班志東平國有東平陸縣又西河郡有平陸縣意禮所封者齊地中大夫鼂錯為左內史仁始為太子舍人內史掌治京邑武帝建元六年始分左右內史疑左字衍續漢志太子舍人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鼂音朝直遥翻以廉謹得幸張歐亦

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治直之翻長知兩翻帝由是重之用為九卿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處昌呂翻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孛蒲內翻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制二十三而傅令此二十更為異制也傅讀曰附

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河間王都樂成臨江王都江陵淮陽王都陳汝南王都平輿廣川王都信都長沙王都長沙閼一曷翻

夏四月壬午太皇太

后薄氏崩薄太皇文帝母也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鼂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漢正卿九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是也數所角翻法令多所更定更工衡翻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三輔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室街南馮翊府北武帝分內史為左右後又改左內史為左馮翊括地志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服虔曰堧垣宮外垣餘地也師古曰內垣之外外餘地也堧而緣翻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語牛倨翻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上謁時掌翻

至朝朝直遥翻下同嘉請誅内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冗如隴翻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丞相嘉謝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歐於后翻錯以此愈貴秋與匈奴和親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姓譜陶陶唐氏之後丁巳以内史鼂錯為御史大夫彗星出東北彗祥歳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大戴禮曰孔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

之氣在雨水則温暖而為雨隂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而為雹也盛隂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雨于具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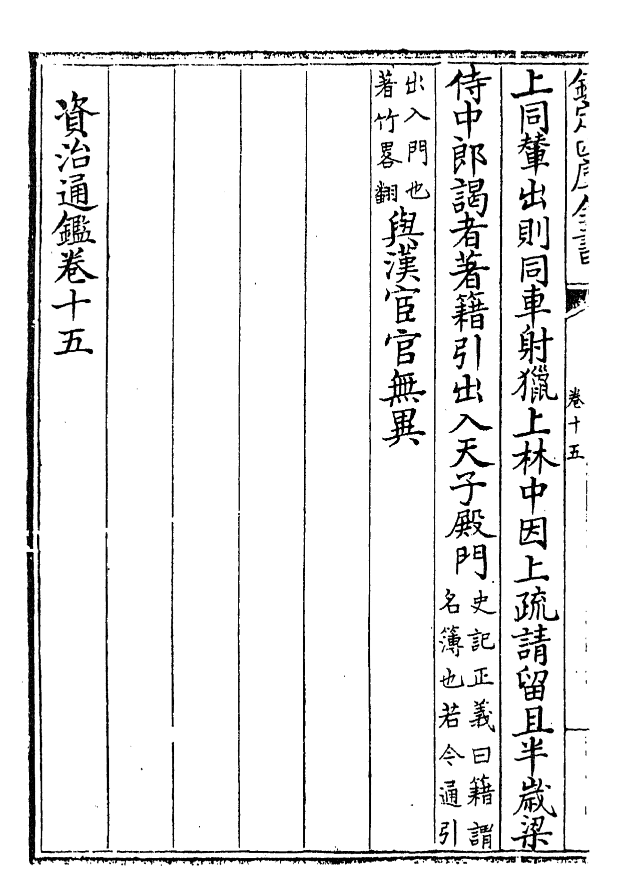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熒惑火星北辰中宫天極星也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黄道北白道二出黄道西立秋秋分行之赤道二出黄道南立夏夏至行之白道二出黄道東立春春分行之青道二出黄道北立冬冬至行之青道二出黄道東立春春分行之赤道

立冬冬至行之青道二出黄道東立春春分行之赤道二出黄道南立夏夏至行之白道二出黄道西立秋秋分行之其去極有遠近終不能出北辰之間出北辰間失其行也歲星木星也太微為天廷揔天文志北極及太微人君之位或守之或出之或逆行經之皆變也又石氏星傳曰龍左角為天田右角為天廷孔穎達曰春秋緯文紫微宫為大帝太微為天廷中有五帝座

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少詩沼翻王于况翻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

勝道府庫金錢且百鉅萬鉅萬萬萬也勝音升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唐宋州治宋城縣即漢睢陽大治宮室治直之翻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梁東北離宮所在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俗云平臺也屬之欲翻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姓譜枚姓也六國有賢人枚被嚴忌本姓莊漢書避明帝諱改為嚴羊晉羊舌大夫之後鄒以國為氏每入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



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史記正義曰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著竹畧翻與漢宦官無異

資治通鑑卷十五